

图像与书写：梦的叙事研究

陈 达

摘 要：梦是人的精神活动，对梦的研究古已有之。要对梦有充分的认知，首先要了解梦的框架建构与认知科学是密不可分的。真实世界和梦的虚构世界存在着区别和联系，梦的“投射”使得梦世界的“副本”出现叙事特征。梦叙事首先是图像叙事，梦的片段需要转为梦的图像才可以进行叙述。从空间叙事来讲，梦境存在着“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以及虚拟空间与虚拟时间之间的关系，就是梦与真实世界的分界线。除此以外，还需要了解梦的语言再述特征是梦具象化的手段。

关键词：梦的认知，梦的图像，梦的空间，梦的文本

Image and Writing: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Dreams

Chen Da

Abstract: Dreaming is humanity's spiritual activity, and dreams have been studied since ancient times. To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dreams,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ir framework, which is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cognitive science. The real world and the imaginary world of dreams have both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The "projection" of dreams makes a "copy" of the dream world via emerging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Dream narrative is image narrative, and the dream fragments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dream images that can be nar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patial

narrative, dreams have “virtual space” or “hypothetical sp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space and re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space and virtual time serve as boundaries between the dream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telling features of dreams’ language is a means of their concretisation.

Keywords: cognition of dreams; images of dreams; dream space; text of dreams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1017

所有的梦境都与形象结合在一起，并由此造就了人类想象和浪漫的结合，催生了经典的人类精神产品和文学作品。根据梦境改编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在梦的刺激之下写就的作品，充满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手法。中国典籍是这样描述做梦的：《黄帝内经》里说“淫邪发梦”，从阴阳五脏等解说不同种类的梦的特征；《列子·周穆王》认为觉有八征、梦有六候等，列举了人做梦的种种原因和种种类型。这些观点认为梦其实是人精神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也说，梦是由于精神状态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他提到了解读梦的“自由联系”方法，所谓的“自由联系”方法，实际上指的是患者的自我解读。弗洛伊德把对梦的检验（描述）以及梦形式的解释看作患者被压制的情感：它们在潜意识中爆发潜能，绕开“检察官”（超我）显示自己的存在。梦的实质是被压制的欲望的虚幻的满足（史蒂文斯，2020，pp. 39 - 41）。

荣格把梦的结构分为四段：第一段以地点说明作为开端，同时还常说明主题人物；第二段可以称作发展，在这一段情况变得复杂；第三段是高潮或转折点，发生关键性的事情或骤变；第四段是渐退，解决办法经研究梦得出。荣格分析梦，起点并不是解释而是“放大”，进入梦的氛围，建立那里的形象、象征和细节，通过这种方式把梦的体验本身放大。荣格对梦的解读可以说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集体无意识，二是对梦的结构进行了叙事化转型。（2009，p. 142）梦成为叙事的种类，而且梦遵守了叙述的结构。

囿于经典叙述学的定义，从叙述角度对梦和梦境文本的研究一直不受重视。比如普林斯就认为梦的叙述特征不足，否认梦与叙述的关系（Prince，2000）。而随着叙述研究广度的扩展，以及叙述研究对多学科的包容，梦的研究逐渐进入了叙述研究的视野。比如吉尔罗把梦和文本以及叙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梦的数据出发分析梦的叙事性。（Kilroe，2000）此后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认同梦的形式结构与叙述结构和叙事特征的相似，比如赛波里（Cipolli）和波里（Poli）等。史戴茨从梦的角色和小说虚构性出发设定梦的功能，从认知角度出发分析了概率在梦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小说的虚构原型和梦普遍性的关系。（States，2003）西罗伊斯指出所有的梦都是文本，但不是所有的梦都能构成叙述或者叙事。他结合荣格梦的理论，强调运用梦叙述来作为预测和诊断的工具，从而肯定了梦的叙事作用。（Sirois，2018，p. 87）

我国学者对梦的叙述研究，主要以赵毅衡、龙迪勇和方小莉等为代表。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从叙述学的角度探讨梦的形成，讨论了梦本身的文本性和叙述性。此外，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梦的叙述规律、梦材料的选择与组合，分析心像（视像和声像），指出梦有力地加强了人的叙述能力。（2013）龙迪勇较早地肯定了梦是叙述的这个命题，认为梦是一种为了抗拒遗忘、追寻失去的时间，并确认自己身份、证知自己存在的叙述行为。（2002）方小莉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系统探讨梦叙述中叙述者、受述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及叙述可靠性的问题。（2015）此外，方小莉还从符号修辞的视角认为释梦必须将各种修辞格文本化。（2016）

从对梦境的回忆开始到梦境文本生成的创作过程中，梦和梦境叙事有了可解读的空间。对梦和梦境文本进行叙述分析，首要条件是明确它们具有叙述特性。对梦的认识，既有生理学、心理学的功能和作用，也有梦叙事和认知的结合。

一、对梦叙事的认知

梦的形成，跟大脑的前额叶皮质（the prefrontal cortex）相关，它参与人的情感和精神活动。前额叶皮质掌管自控力，我们睡着时，平时被压抑的个性可能会跑出来，感情浓烈、情节条理连贯的梦境似乎更容易被记住。尼尔、斯塔巴和安德里永等人介绍：人入睡时，并非大脑的所有部位都在休眠；位于左右大脑半球的沟回状结构，即海马体，就是最后休眠的，它能将信息从短时记忆转存为长时记忆。海马体是大脑皮质的一个内褶区，其主要功能就是存储记忆。（Nir，Staba & Andrillon，2011）同时贝凯蒂和阿马德奥指出，体内的两种神经递质，即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变化对记忆能力也很重要；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REM），脑海中出现梦境。（Becchetti & Amadeo，2016）以上这些论述是对梦的生理学的研究，是科学理性的分析。但是梦作为人类特有的意识行为模式，对人类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生理方面。

从生理学的分析上来看,荣格的“小梦”与“大梦”之分是错误的。但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讲,荣格把大梦称为“有意义的梦”(significant dream)又是有价值的。据荣格说,此类梦可以揭示许多重要内容,是“我们心理经验的宝贵财富”,经常是令人“终身难忘”(Jung, 1974, p. 76)。在荣格的疗法中,解梦过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做梦者的生活经历建立某种联系,以便理解梦中纯粹的个人意义;接下来必须确定梦的文化背景,因为梦的内容与周围的环境和做梦的时间相关;最后寻找梦中典型的内容,并把它与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联系起来,因为梦的最深的含义就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生存体验,梦意识和原型与本能更为接近。

梦的存在是无理性的,也是属于前科学文化的。赵毅衡说:“前科学文化的文本往往根据能指来创造所指……因此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直观性。”(1990, p. 97)梦的能指是睡眠者醒后能记住的各种因素,即梦的能指是存在的,而梦的所指意义则有待叙事的呈现。并且梦境图像是具有相似性、直观性和象征性的。《人类梦史》介绍,即在早期文明中,原始梦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包括:把梦的解析作为宗教体系的一部分;认为做梦是构造神圣的活动,并把故意创造梦境(梦的孵化)作为康复治疗的一种手段加以利用;梦的描述和解释被铭刻在泥板和记录在草纸上;发展出一套规则来区别梦的吉凶,以及解释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史蒂文斯, 2002, pp. 15 - 19)这与荣格的理论如出一辙,荣格认为梦是一种中介,是做梦者在个人清醒世界(这个世界)和集体潜意识的原始世界(另一个世界)中穿梭所经历的事件的见证。

梦的“原型”与柏拉图的“理式世界”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理式世界”是存在于概念中的,是真实世界的范本。柏拉图认为人类在真实世界里是认识不到真相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洞穴”比喻人无法认识真相的状态。逃出洞穴后的柏拉图在梦中与狗进行了对话。梦中的狗并不是某时间节点中的具体的狗,而是“狗本身”,即狗这一类存在。柏拉图仔细思考后发现,即使某一类动物灭绝了,也不代表该类概念不存在或没有意义。可以说,对梦的概念也可以做如此分析。梦是人睡着时候的大脑皮层的电波活动,但是人在醒来之后,仍然对此有全部或者部分记忆。这种大脑皮层的活动,是以故事形态出现的,其间有人物、事件,甚至存在时间和空间概念。梦有时候会成为梦魇,梦魇的存在,说明做梦对人来说是一件超越把控的事情,人所不能把握的,正是梦的内容即梦的故事,以及梦的发展过程即梦的情节等。梦是抽象的和怪异的,或者名而无物的,从超现实主义理论与梦的

紧密关系中可见一斑。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认为，他所做的不是模仿现实，而是创造一种新的现实，很像我们梦中所做的那样。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却不知道（贡布里希，2008，p. 590）。由此可见，做梦是非现实性的活动，是放任不清晰的潜意识、任由想象力支配的一种活动。恰如超现实主义者的表现技法一样，梦难以做到精确和细致。梦中的人和物体产生了异位和交错，表现得朦胧难辨、晦涩难懂。

申丹、王丽亚认为：“认知叙事学家探讨叙事与思维或心理的关系，聚焦于认知过程在叙事理解中如何起作用，或读者（观者、听者）如何在头脑中重构故事世界。”（2010，p. 222）在梦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里，梦关涉人物、场景、事件（characters, places and events）。梦的意念性、目的性很强。梦是有框架（frame）的，或者说梦是有建构的。无论是睡觉的梦还是白日梦，都可能会出现情节建构，甚至会有某种结局。“梦文本”的存在以及梦的话语世界，是可以从语义层面和语篇层面进行分析的。语篇世界是通过阅读文本而产生的想象世界，可以用来理解“梦”语境世界中的事件和要素。相对于真实世界，梦世界的“副本”（counterparts），即梦境世界中出现的地点、人物、事件等都是真实世界的副本。真实世界经过“投射”（projected），在一种假设的空间里出现。梦者躺在床上，梦境中的身影都进入了“幻想世界”（fantasy worlds）。在幻想世界里交错着人物的梦想、幻象、想象或虚构的世界（Stockwell, 2002, p. 94）。

二、梦叙事的非语言媒介

瑞典的约兰·索尔邦认为：“把模仿行为理解为一种感觉形式……柏拉图选择将图像和模仿行为理解为另一种独特的心像，凝视或者聆听模仿行为有些像是在做梦。在这两种模仿行为中，感觉器官都在不存在被梦者和观看者所理解到的那类事物的情况下制造或提供心像。”（2007）梦就是心像的展现，但是人在醒来以后很难回忆起梦里面人物和事件的全部细节，醒和梦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帘。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认为诗艺中的模仿有语言模仿，也有色彩和形态模仿（1996，p. 27）。这里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模仿中的不同媒介，据此，如果用媒介叙事来讨论的话，梦叙事就有语言媒介叙事以及非语言媒介叙事之分。梦叙事的非语言媒介方式有三个特征。

（1）梦叙事的图像性。在《梦的解析》里，为了能够伪装隐藏的内容，

梦工厂使用了大量的技巧,弗洛伊德把它们描述为:“置换”(有关联但又被打乱的图像)、“浓缩”(把许多单个想法变成一个图像)、“象征”(由一个中性的图像来代表一个能引起潜在不安的想法,通常是性)和“表现”(把梦中的想法转化为可视的形象)(史蒂文斯,2002,p.42)。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理论下的释梦,实际上是把梦的片段转译成图像,以对图像的解读为基础,因此可以说梦叙事就是图像叙事。梦是以形象(图像)和空间为媒介展示出现的。在做梦的时候,主体是有感官感知的,比如说视觉、听觉等。但这种感官感知,尤其是视觉,是以图形展现出来的。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梦境都是以图像显示出现的。我们要把这种视觉图像转换成理解,就要进行叙事。弗洛伊德认为“梦主要是以视觉的景象进行思考……梦用这些景象构成了一个情景。这些景象代表着实际上正发生的一个事情”(2016,p.42)。梦诉诸感官,然后将感官景象“情景化”,以达到叙事的效果。当人从梦中醒来后,可以根据梦中场景进行还原和描述,这也是人类想象能力的开始。可以说梦境就是想象的开始,图像也是想象的开始。温迪·斯坦纳提道:“雕像艺术放弃了纹理和色彩;绘画放弃了体积;二者均放弃了时间。”(2019)对照来看,梦不仅放弃了时间,也放弃了体积、色彩、纹理。但梦境重现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体积、色彩、纹理,可以说梦境重现了世界。但是不管怎么说来,梦里出现的是图像化的二维和三维显像。梦叙事属于虚构叙事,我们考察的是梦里叙事再现的模仿、梦叙事的生产和意义等。对梦的图像进行情景化的叙述(叙事),就是梦图像叙事和梦空间叙事的本质。

(2) 梦叙事的空间性。众所周知,图像是空间性的艺术。空间有其独有的特征,而梦的空间和真实空间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在《文学符号学》中,赵毅衡认为“地素”(toponym)指叙述文本中涉及的空间范畴(1990,p.128)。用经验系统中的地名加以命名,就形成一种定名性修辞手段。在梦境中出现的“地素”,不一定指梦者生活中的真实地点和场所。梦里空间“真实存在”只是一种修辞手段,不一定就是真实生活中的样子。也就是说,“真实存在”的场所,仍然是“不真实”的。笔者认为:梦中的空间,从潜意识层面讲是可以存在的。梦中的空间可以说是想象空间、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进入睡眠时,梦者进入了再现世界的经验,同时也进入了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

马克·柯里说“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癔症文化的产物,有志于把线性意义陷入到永恒现在的压缩时间里去”(2003,p.114)。弗洛伊德分析癔症,多数时候是从患者做的梦开始的。而做梦的时候,故事时间是不明朗的。梦境

的踪迹随时消失，如何捕捉它，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准，而对梦境进行表达则需要以各种媒介为承载。赵毅衡认为“梦由梦者的心像（视像、语言、其他感觉）组成……心像（最主要是视像和声像，但是也包括其他感官经验的心像），可以非常生动地再现世界的经验”（2013）。空间媒介叙事主要需要考虑空间在人物所产生的意识中的表现方式，同时对空间的感知需要感官的参与。米克·巴尔在论证空间的内容与功能的时候提到过：空间被“主题化”，空间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空间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而不是“行为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2015，pp. 160 - 161）笔者认为：梦境里面的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是心像行动的要素；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不是真实空间，也不是静态固定的，而是迁移和变动着的；虚拟空间或者假设空间是被改变了的，或者说是被扭曲了的。观看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描绘梦境的画作，可以看出他对梦中空间迁移和变动的努力尝试以及画面所试图传达的隐喻和寓言。

（3）梦叙事的跨媒介性。梦能在空间上进行跨越，也能在时间上打破线性。根据上面的论证，我们得知梦首要是图像和空间的。参照梦的“虚拟空间”概念，梦中也有“虚拟时间”。虚拟时间与真实时间，以及它与虚拟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梦叙事的跨媒介性，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转换来进行论述。在米歇尔的《图像学》中，有对莱辛《拉奥孔》就空间与时间辩证关系的专门论述。米歇尔认为，“莱辛所说媒介、信息和解码的精神程序之间有一种‘方便的关系’；视觉艺术中，媒介包括空间中展示的各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再现其在空间中的身体和关系；而对媒介和信息的知觉是瞬间的，不摄入可见的时间”（2012，p. 123）。同时，米歇尔也认为，“‘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术语只有在相互抽象为独立的、用来界定物体属性的对立本质时才是比喻性的或者不适当的。严格来说，这两个术语的用法是一种隐蔽的提喻，把整体缩减为部分”（pp. 129 - 130）。由此可知，米歇尔的意思是时间和空间是综合的，是整体中的两部分；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换或者跨越的。

若是把时间和空间的跨媒介性用来分析梦境，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跨越主要体现在梦的故事与梦的图像之间的关系上；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跨越，主要体现在睡觉时的围隅空间和象征界（梦境）空间的关系上；而时间与时间之间的跨越则主要体现在梦主体的睡眠时间、梦境能指的故事时间和虚拟时间之间的关系上。做梦是人在睡着时的潜意识活动，在睡着的这段时间内，大脑皮层活动和梦的叙事是以空间作为活动基础的。梦境里的故事，

一定是在某个虚拟空间中产生的,但是人躺在床上,并没有产生位移(梦游除外)。因此,在做梦这段时间里,主体在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以思维感知、遨游宇宙,此即以时间换取空间的表现。龙迪勇认为:“所谓图像叙事,无非是要用图像这种空间性媒介去表征叙事所必需的时间进程,所以图像的本质就是空间的时间化。”(2016)结合前面所讲梦叙事是图像叙事的概念,可以得知,梦或者梦叙事的实质就为以时间换取空间。

梦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同时也是叙事的。梦场景和梦空间描写着眼于对梦的整体感受和某些象征意义,梦者脑海中存在着多场域、多空间、多维度的感受,此即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跨媒介转换与跨越。而时间与时间之间的跨越就很好理解了,梦者梦境中的时间与真实的睡眠时间并不是同一种时间。梦境中的“故事时间”是被描述世界的时间,而外在时间就是醒来后叙述时的时间,梦境中发生的事情与清醒时的叙述是没有交集的。柏格森提出过“心理时间”的概念,心理时间与物质时间是对立的,是意识的产物。梦里的时间与心理时间有相似之处。梦境文本中的潜意识故事既不是过去时间的事件,也不是当下时间的事件。这种超越现实状态的时间扭曲,是对虚拟时间或者假设时间的形容。

三、梦叙事的语言媒介

莱辛在《拉奥孔》中区别了空间艺术(包括图画)和时间艺术(以语言文字为主的诗),并指出两者是可以突破各自的界限而相互补充的。以语言文字为主的诗作为一种时间艺术,可以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动的、丰富的具体形象。梦作为模仿艺术,有独特的心像特征,梦的映像与自然造化迥异。这里首先要谈到梦的承载者或者说梦主体的概念。拉康在解释主体概念时,把认识自我的过程分为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实在界是一种本我状态分辨不清的、自我认识不到的情况。想象界就是著名的镜像解读或者说前语言解读发生之处,此时,自我与外界或者他者的开始建立起对立关系,属于对称化阶段。而到了象征界,则是本我受到语言的影响,用语言与他者建立起关系,产生真正的复杂意识形态。同样,根据萨特在《存在产生虚无》中的理论,主体意识无法确立,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他者”;只有把自己投射出去,才能确立“我”的存在。做梦人只有在醒来后,才能清楚地区分现实空间和假设空间,才能意识到梦里面的“他者”地位。

叙事者形象即使是梦者本身,也存在于虚构的叙述时空和叙述情节之中。

梦境中的事不是真的，但人物都是经验世界或者真实生活中存在的。梦的叙事是象征的：在醒来后的复述阶段，梦者复述梦以及释梦，即对梦的叙事。而复述梦和释梦的过程中，梦者使用语言文字需要有较好的逻辑思维、描述能力和叙事能力。赵毅衡认为，“研究梦的著名学者，例如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只把梦的再述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弗洛伊德明白再述会造成困扰：‘梦的世界无法形诸语言。’但是他们把梦再述看成研究梦本身的唯一途径，几乎从来不讨论这两者的区别。因为梦重述被（语言、文字或图像）媒介化，获得了明显的文本性与叙述性”（2013，p. 105）。梦的出现都不是理性的，所以梦者的主体身份必须通过叙述才能确立，就像马克·柯里所说：“身份不在身内，那是因为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2003，p. 21）精神分析学者聆听患者的讲述，把患者的语言进行叙事化及象征化，就是对患者主体进行阐释的重要手段。同时，马克·柯里认为，“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就像私人的家庭及家政的循环一样，要到外界去寻找关于它的解释”（2003，p. 113），认定潜意识是人的精神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部分。潜意识的出口便是向外寻找它的解释，进而进行叙事。做梦是解释的渠道和途径，叙事就是解释的表象，对梦进行阐释分析则可以凸显潜意识的含义。

梦境文本叙述时需要做出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等，从根本上讲文本中的梦境叙述是作者（或者隐含作者）传递信息给读者（或者隐含读者）的方式和手段，因此文本中的梦境也是符合叙事特征的。雅柯布森提出的比喻语言的世界被分成基于相似性的隐喻和基于并置的换喻，由此可知语言描述与心理之间是有关联的。既然梦境文本里的语言是基于图像的，而这种图像关系实质上就是相似性的隐喻，那么梦的观念与它所再现的物体就具有双重关联。用米歇尔（2012，p. 71）的话说：“它是借助相似性发生作用的一个符号，由感觉经验绘制在精神上的一幅画；它也是借助因果关系发生作用的一个符号，物体印在精神上的一个结果。”比如圣经中约瑟夫为法老释梦，提到“七头肥牛被七头瘦牛追赶着，并最终被七头瘦牛吃掉”，这个梦象征在七个丰收之年后会出现七个灾荒之年。把肥牛比作丰收，把瘦牛比作灾荒，就是在相似性特点下的隐喻和象征。善于使用梦境进行描写的作家很多，运用梦境描写的作品也很多。比如西方作家乔叟、爱伦坡、卡夫卡等，再比如中国的《搜神记》《聊斋志异》等，或是直接加入梦境叙事的片段，或是以梦境作为故事的象征和隐喻。

梦境叙事要做的是复原它的情景和语境，对梦的叙事以及文本中对梦境的描写，遵从的就是这一规则。在《圣经·创世记》中，有个雅各之梦。以

色列之祖雅各由于夺了哥哥以扫的长子权和祝福,被以扫痛恨和诅咒,于是离开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在途中雅各做了个美梦:

在梦中,他看见一道阶梯从他躺着的地方一直通向天堂,天使们沿着阶梯上上下下地走动。他看见上帝站在阶梯的上方。神对雅各说:我是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以撒的神,我也将是你的神。你独自躺着的这片土地将属于你,属于你后辈的孩子们。你的孩子们将像地球上的尘土一样遍及周边的土地,东面、西面、北面和南面,全世界将因你的家族而得到赐福。我会在你行程中伴随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我还会将你带回这片土地。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一定会遵守我给你许下的承诺。(赫尔伯特,2013, pp. 46-47)

后来,雅各将这个地方取名为伯特利,意为“神的住宅”。雅各返回迦南,他的后人叫以色列人。雅各之梦是文本中的梦境描写,文本中的梦境描写,要诉诸梦境文本的所指和能指。宗教故事中,把梦作为特定手法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和寓意表达,是很常见的。

弗里德曼在文章里引用了普林斯的话:“描写本身可以是叙事;但它很少具有叙事性,因为它强调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是事件的空间存在而不是时间存在。”(弗里德曼,2007)结合梦境的图像特点和空间特点,可以得知对梦的叙述和文本中的梦境叙事的展开主要是以描写手法出现的,梦叙事其实就是模仿(mimesis)。真实世界和梦境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边界关系,是梦叙事起作用的地方。梦叙事,经过回忆和描写,把梦的图像和事件变成了言语和文字以及故事和情节,这个过程就像文学的变异和陌生化。文学语言的阅读行为和意义获取,需要对语言文字的陌生化进行阐释才能实现。陌生化不是生活中的语言行为,而是被艺术化、被延迟的语言行为。同时,陌生化表现在梦(文本)的情节上,带给读者的也是新鲜而独特的面貌。

四、结语

梦始于人类意识出现之时,诉诸感觉、知觉和视觉等,而最主要的是梦存在于两种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范畴。随着现代生理学的发展,人们了解了梦产生的生理机制。心理学家把梦的产生和阐释当作医治患者的需要,宗教体系则把梦作为构造神圣崇拜活动的需要。关于梦的研究,存在虚构和真实的辩证关系、先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辨析等困难。梦和叙事的关系研究需要对梦和梦叙事文本进行分析,梦的图像性、空间性和跨媒介性,是梦叙事得以

存在的基本特征。虽然梦无法进行某种设定意义的传达，但是通过对梦的多媒介的分析，包括对图像、空间和语言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梦作为叙事方式而存在的证据及其重要性。

引用文献：

- 巴尔，米克（2015）.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 方小莉（2015）. 作为虚构文本的梦叙述.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8-123.
- 方小莉（2016）. 梦叙述的修辞. 社会科学战线，8，162-168.
- 弗里德曼，苏珊·斯坦福（2007）. 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载于詹姆斯·费伦，彼得·J. 拉比诺维茨（主编）.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207.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2016）. 梦的解析（雷明，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贡布里希（2008）. 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 赫尔伯特（2013）. 圣经的故事（高新力，安蕾，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柯里，马克（2003）. 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龙迪勇（2002）. 叙事学研究之五梦：时间与叙事. 江西社会科学，8，22-35.
- 龙迪勇（2016）. 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河北学刊，6，86-92.
- 米歇尔，W. J. T.（2012）. 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荣格（2009）. 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杨梦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申丹，王丽亚（2010）.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史蒂文斯（2002）. 人类梦史（杨晋，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 斯坦纳，温迪（2019）. 图画叙事性. 载于玛丽-劳尔·瑞安（编）. 跨媒介叙事（张新军，林文娟，等译），133.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索尔邦，约兰（2007）. 古代艺术的模仿概念（邢莉，译）.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艺术探索），4，41-46.
- 亚里士多德（1996）. 诗学（陈中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毅衡（1990）. 文学符号学.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赵毅衡（2013）. 梦：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04-111.
- Becchetti, A. & Amadeo A. (2016). Why We Forget Our Dreams: Acetylcholine and Norepinephrine in Wakefulness and REM Sleep.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9, 1-75.
- Jung, C. (1974). On the Nature of Dreams. In R. F. Hull (Ed.). *Dreams*, 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lroe, P. (2000). The Dream as Text, The Dream as Narrative. *Dreaming*, 10, 3, 125-137.

□ 符号与传媒 (22)

- Nir, Y. , Staba, R. & Andrillon, T. (2011) . Regional Slow Waves and Spindles in Human Sleep. *Neuron*, 70, 153 – 169.
- Prince, G. (2000) . Forty-One Questions o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Style*, 34, 2, 317 – 318.
- Sirois, F. (2018) . The Dream Narrative: Monitoring The Analytic Process.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7, 4, 809 – 816,
- States, B. (2003) . Dream, Art and Virtual Worldmaking. *Dreaming*, 13, 1, 3 – 12.
- Stockwell, P. (Ed.) (2002) .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简介:

陈达, 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

Author:

Chen Da,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cusing on narratology.

Email: chenda@ gnnu. edu. cn